

# 家有 ADHD 孩子

宗長專文

## 教養篇

宋美皇

這個暑假結束，孩子就升高一了，他要到外縣市就學，寄住在大姨家。轉眼間，孩子好像已長大，不再是那個成天惹娘生氣的毛頭。

記憶中，整個國小教育階段，孩子幾乎都在適應老師中渡過，令我心疼他的成長；記得那天孩子放學回家，手裡拿著一個用樹葉包裹成的小人偶，他說這是他利用所有下課時間完成的。我好奇的問：「那你下課都不跟同學玩嗎？」，他回答：「沒有」；我再問：「那你還做什麼事？」，他回答：「跑操場」；我又再問：「自己一個人跑嗎？」，他回答道：「嗯，有時同學也會來跑，但不可以跟我說話。」；我進一步追問：「老師規定跑步不能說話嗎？」，他回答：「不是，同學跟我說話，會被老師處罰哦。」

這是「為什麼」，我不敢置信的問著事件原由，這是班導師對頑皮的孩子的處罰方式？若同學跟他說話就要受到處罰，所以，全班自然得回避他，而且這情況已超過一星期了。我當下忍不住淚水的抱著兒子，想不出怎麼安慰他，他卻說：「我很好，有稻草人可陪我啊！」

老師對孩子這樣子的處罰方式，我很不敢苟同，到校我以傳達孩子爸爸的意見與老師溝通，希望就此改善狀況，不然孩子的爸爸將會往上承報不當管教問題；而我壓抑心中怒氣，近乎向老師求情，放過我兒子吧！再過半個月二下的學期就結束。

孩子在校問題越來越多，二升三的暑假我決定就醫評估，然而孩子被診斷出患有ADHD，該不該用藥的問題，讓我好掙扎。在不顧孩子爸爸反對下，我開始讓孩子服藥，調藥階段每星期都辛苦的奔波醫院，評估他對藥物的反應，就在快開學之際，孩子因服用「利他能」出現腳會不自覺顫動。雖然，醫師評估是藥物反應，也轉換長效型的「專思達」。但我好擔憂他的健康，自責的想著，決定用藥是幫他？還是反之害他？

藥物治療並非萬能，孩子情緒表達障礙的問題，必須花長時間訓練，在校老師對他評價大多仍是負面評價。有時孩子會帶著一些被打傷的痕跡回家，我那心疼、緊張、忿怒的情緒總是糾結著。

學習了解ADHD的孩子是我生活中的重要事，從書籍、朋友經驗分享、就醫特教諮詢等，多方面了解。同時我也積極到校做親師溝通，心中想的只是讓老師更理解孩子，幫孩子爭取一個不影響人格發展的學習環境，但老師們通常難接受非專業教育的家長介入他專業領域，所以，衝突不只發生在師生中，也波及到親師間。

情非得已下，我自掏腰包聘請人本基金會主任開了一個零體罰教育研習。接著校方主任有特教支援提供給我，他帶著我們去參與特教課程，介紹教授輔導孩子，主任也接洽兩場特教研習在校舉辦。師生衝突越演越烈，教授約談老師並協助理解孩子……。

這樣的家長在老師眼中或許很頭痛，但我和孩子也都處在很不安的狀況下。孩子在校言行經常被誤解，在家我也沒讓他喘息又指責言行不當，親子關係也非常緊張，我和孩子都很不快樂。

我觀察到孩子最大的問題是「需求不被滿足」時，他燥動的情緒反應會相當明顯，這時跟他互動的大人若沉不住氣處理他的需求，就容易演變成衝突事件。ADHD的孩子需要個性溫和及心緒起伏穩定的老師來教導，動怒不如跟他鬥智，如果生氣去互動，通常都會被他牽制局勢，惹到大人們失控是他的本事。

他不會察言觀色，他聽不懂何謂：「話中有話的弦外之音」，在校的學習環境他很不能適應，他無法配合團隊合群的節奏。特例獨行成為他的標誌，老師們除了把他列為問題學生，也逃避麻煩的家長。我、老師、孩子都辛苦在磨合著問題。

賞識特殊的孩子真的很不容易，每日被他搞的焦頭爛額的我，幾乎看不到孩子的優點，有時，還是我朋友較客觀的角度分析孩子性格，才讓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孩子的可貴之處。轉念平緩問題的殺傷力，漸也安撫因教養而沮喪的我，然而孩子也受到較好的家庭照顧。

在國中時期孩子把特質轉化成他學習上的優點及助力，當「需求不被滿足時」，他會燥動不安，故在課業上有任何不解時，他會求助老師給他解惑，而他專注認真在學業上的表現，也受到老師們的賞識及肯定。孩子重視自己表現被肯定，更啟動他學習的動機。這是他另一個特質，就是當他在意的事，表現會超專注及配合。

很多事都是結果論，過程只不過是堆積結果的一部份，過程造就未來的經驗。感謝國小時期許多的狀況劇，孩子當時從經驗中學習到與老師們和諧共處的能力，在國中時期親師溝通及師生相處不再是問題，孩子長大了！以往擔心的那塊石頭，終於可放下。

孩子在校不斷受到肯定，他更是往正向發展，在課業上他嚴苛要求自己認真勤學。如今，他也順利考取理想中的第一志願「高雄中學」。期盼他在未來的每一天都能快樂學習，帶著大家對他祝福迎向未來的挑戰！孩子，加油了！